戰國策

附重刻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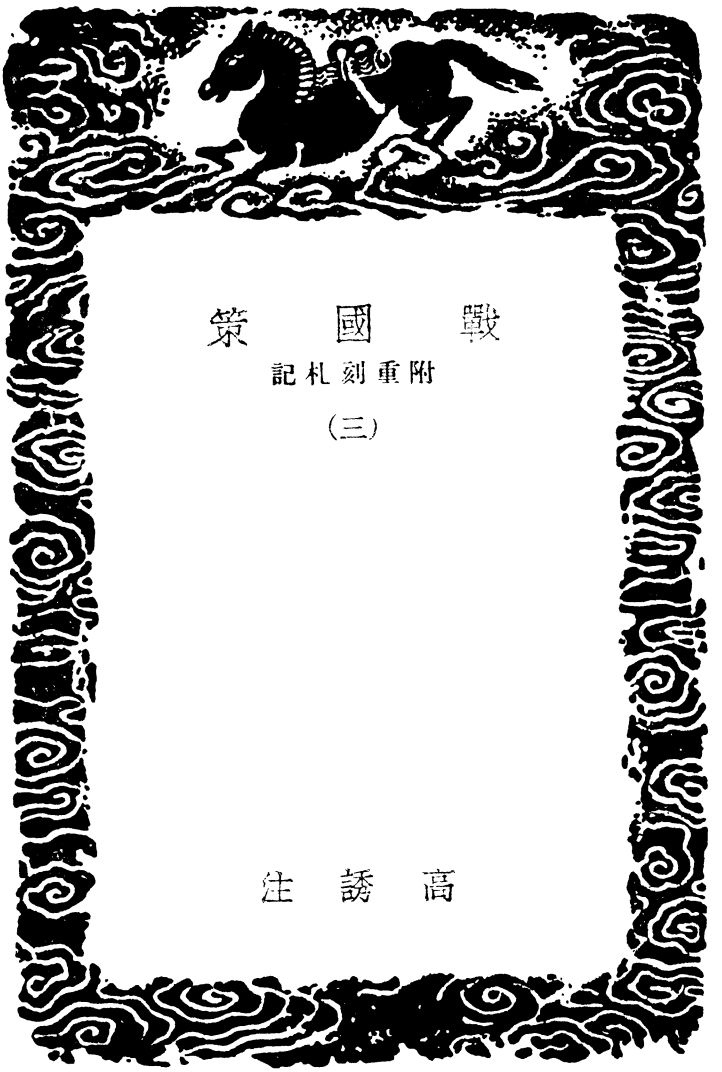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戰國策

附重刻札記

(三)

高誘注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有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繻今直言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庭（劉無此注入猶與也曾鞏題）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劉無此注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劉無此注文助也曾鞏題）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

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近左遠。曾劉無此注。）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曾後作）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劉去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劉去身字。）而（一本無而字。）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嚫。（一本作嚫。）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嚫。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臣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嚫。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嚫乎。若戰而（劉添而字。）勝。兵罷敝大王之攻嚫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一本無也字。）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旁出云。一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子。（一作一作惠公子。）惠公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作惠公渦山）之（一本無之字）尾。欒水齧其墓。（續云後語作灤水。注盛弘之荊楚記曰。宜都縣有灤水。卽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爲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爲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鄖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漘山。鄖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灤水所齧。雖惠子之書五車。未爲儲古也。續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墓爲漏流所漬。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譏惠子也。）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噫。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於朝。帳以朝。（後語張作帳。）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者。（曾添者字。）殺之不爲（曾作而。）無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塹。既已得塹矣。（劉添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塹。既已得塹。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

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曾劉無此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兩（一作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呰、周竈。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博幻切）握也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鉤二子者。乘數鉤。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鉤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胥宿將也。而孫子（孫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曾添於字）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

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側劉作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則曾去字。子必危矣。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無者以字。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疎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久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强。而持一本無持字。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富作黨一本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

嚴尊秦也明矣。今（曾作令）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以字添）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勢。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一作多）割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鄘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令）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埰而爲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

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孫作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無令字。）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也。（快）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一本無之字。）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一作臺。）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文類聚引。藝）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作方遑。藝文類聚引。）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一作刑彤）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曾劉一作國）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郊（孫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冒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

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幷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臣字）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暴子史記作）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曾本作姓）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

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管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合。（續云。史衛効單父秦兵已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秦入王。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

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一本有華陽字）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

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涪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涪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涪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無益。若誠不（劉無不字）使。（魏曾無魏字）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患之。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

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曾（一本無）乎字添入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從字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魏字添）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劉惠作）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强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國）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

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授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之內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葭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衞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衞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曾作薜）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間陽姑（曾作茹）衣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也）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幷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勤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攻（曾作）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鼃翟強也

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甚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麛樓麛欲合秦楚外翟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曾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麛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國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虵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八年國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薛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楡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

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稽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卽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無久字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一本添以字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穰侯攻大梁乘北鄧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梁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圭劉作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不劉作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梁秦劉作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曾添歸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因字救韓韓怨魏而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與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鬬必重魏是併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荊欲焉而收荊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侍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宋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大一本添字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

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彭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子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一本無之字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踈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救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使一作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構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曾無之字）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周最遁寡

人入齊齊無通端（一本添一字）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秦魏爲與國（相與同稱福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筴之臣無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强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筴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一作遂）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君字）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使字）者至縞高之所復

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以字）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已（一本作之）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其字）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謂幅覆也）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

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之字）能死之弗能棄之（劉無之字）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强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也字）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轅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

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曾劉作休祲降於天烈）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韓一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龕曰。子皆國之辯士也。爲人臣子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謂字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跕）足（錢作帖）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曾無伯字）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挾胥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蹈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奉秋冬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斷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

（續云古救漢以後方呼豆史記飯菽後語菽飯）

萬四虎摯之士。蹉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曾添謄者二字）。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宜（一作韓）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劉無兩字）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一本昭字無）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秦攻陘（韓曾無韓字）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

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作（一本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錢劉作邛）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爲一（一本作韓趙爲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幷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

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一作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劉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劉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

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舊作若）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穎川於楚。於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强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鑑有或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强。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强。合則秦弱。臣卽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

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郤（曾一作欲）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劉無以字）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儆（鎣無儆字）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骨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

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魏（一作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鉤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劉添謂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鉤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穀。韓又令尙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穀。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尙子之言是。召尙子入。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鮑本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粮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尙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鐵改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穀。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穀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作復一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鈐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

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敎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錄劉曾辰作）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强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綏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

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强爲楚王使於韓矯（劉攽曰橋作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强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尙何足以圖國之（曾作尙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齊明謂公叔曰齊遂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遂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

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耽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敎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芈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

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攽作曰。一本添也字。）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圄盜乎。曰。可。曰。以正圄盜柰何。頃間（曾作）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開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

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上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衞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衞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衞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嫈字）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衞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或謂韓公仲（中曾作）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者也）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寒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鐵作擇稀而劉之曾作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予（錢作）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亹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强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軏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或（錢添或字）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作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

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幷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雖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事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曾改子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

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資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曾劉無下強國兩字）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强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已（曾作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蓋（三本同作蓋一作盡）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四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錢添或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臀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臀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乘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錢作仕字）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

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曾有下入字。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坦。曾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劉作戍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臣從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或字。鐵添入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卽秦矣。以强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趙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緤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

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無謂字。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嘗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曾本作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亟。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一無此字）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曾作維）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寇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塞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曾子謂文公曰。不如以璽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璽請講於齊趙（曾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王曰。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鷹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

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曾本云。史作不官。）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殺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趫。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漳滏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

大亂者可得其壄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謁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代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代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恃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稻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南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

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

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倚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代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代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代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埜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

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曾錢作於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齊代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强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敵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

衞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棄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德一作因騙馳一作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躧一云脫躧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會改作代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劉去此字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

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坐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穀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蹊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曾作）其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

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坐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寙佯蹷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詘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塁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舊作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詘者耳王曰善矣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鄂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一作榮）（德無我字曾有）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榮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劉作代）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三本同作君）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寒鄳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以離石遇敗於馬陵（曾攻馬陵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攻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贏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寒鄳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輩（錢本添入蚩字繡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上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塞三川晉國之甲三晉之半秦甲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作議）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

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柰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作脩）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一作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舊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曾鐵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衞。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坐。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

齊敗之。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涫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涫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墜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曾作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

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鄭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劌刻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坐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大馬駾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釋臣剸任所善。則臣請歸釋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坐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

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誚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西作北。）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卽墨莒。）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

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曾本添者字。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郤。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敎。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敎。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敎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錢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汝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以爲愜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錢本添）或字。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强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濟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

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困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十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匿。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幷禽之。（續云。謠語諺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必有死蚌。兩謂闢口。一令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曾作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雎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剖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

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

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匿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曾作副)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幷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郤秦趙有郤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幷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幷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曾作攻)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一作批曾作排)錢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

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强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光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

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慊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曾本無荆字）卿留意焉允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曾鈔作秦王懸金）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

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一作揕抗。無抗字。曾作揕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曾作不。）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曾無而字。）歌。爲變徵（一作徵。）濮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曾作後。）爲忼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

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爲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掾其室。時怨恐。曾作急。劍劍字。曾本無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衞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一舍也。重繭。累胝也。百舍。百里。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錯之車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一作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言名此爲何等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塞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下民也。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

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惡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衛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絇。組。斜文紛綬之屬。十首爲一絇也。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衛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敢移兵來至城也。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倫。等。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己。故將論其事也。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勁。強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曾錢作禹。自此卷尾。曾本皆作惡。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人圍趙一城。故云助我攻。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使者言徐攻留其日。趙王亦說。言宋人止於此。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

君不奪太后之事矣。事政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爲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齊伐宋。楚將救宋。宋恃楚之重。不和於齊者。蘇秦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不如與之和也。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也。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幷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益。亦過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不魏也。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魏戰士也。欲使太子戰。得其利。以盈滿其志意。衆多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罷。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鷹。續云新序爵生鸇。通鑑作鸇。於城之陬。康王。辟公之子。剔成之弟。鸇。王鷹也。羽禽之擊也。陬。隅也。五行傳。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時則有黃眚黃祥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大下。史。太史。曰。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剖。劈也。鋸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禍。謂齊湣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衞。遺衞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野馬。騊駼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衞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衞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衞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衞。至境而反。（反。還。）曰。衞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衞。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衞。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顏。智伯太子名也。智伯甚愛顏而寵祿之。）非有大罪而亡。（不有大罪而亡來。）必有故。（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止太子顏也。）

秦攻衞之蒲。（蒲。衞邑也。）胡衍謂椵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衞所以爲衞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衞必折於魏。（衞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幷衞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衞而强。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椵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衞君。椵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椵里子知蒲之病也。（疾。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衞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衞。椵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衞君也。

衞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衞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樹。因以爲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温故曰脩。）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

曰諸客趨出至郎門（續作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爲此事秦也若偶思念得之故還而言也）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笑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爲君也）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子殷禮且者也）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用也麗美也諸所行爲者務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所用者（用人也）緤錯挈薄也（緤錯挈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曰）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緤錯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不肖國必危故羣臣盡以君爲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之孫故云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君子也嗣緤錯挈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骨（骨臏有罪之賢臣也）臏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骨臏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敎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笞也）車至門扶（扶謂下車）敎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言失忠未可以言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幷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襄子臣也。幷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何不請公子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公子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故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張登中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之尚且聽命不敢戰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親也。必爲趙魏不敢稱王。而親附趙魏以自眄也。）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

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其君也）難信以爲利（不可信其言以爲己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丑之言也）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王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侔等）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平邑燕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倍一作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使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

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卽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憙中山臣也使於趙爲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爲相也）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也（抵當）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惡也）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卽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憙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士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憙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頤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憙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貴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疵。趙臣也。）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

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亡走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之。（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飡之施。而有二子之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遍。而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吳謂食爲餽。祭鬼亦爲餽。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以靡其財。（猶濃麗也。）若靡依之比。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幷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校。軍營也。音明孝反。）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

郤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八分也。）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戰亡必死。無還踵者。）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也。）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爲吳所逼。棲於會稽。卒成霸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冠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爲起屈欲以勝爲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

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詐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弁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曰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

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顧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眞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愼之也當戰國之時强者務幷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愼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淸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卽取會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

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籤。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缺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玄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疎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幷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塋恵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塋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塋乃古地字。又塋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忠宇。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

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纔水乏爲漬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幷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尙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